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中國青年

零售　每份銅元六枚　訂閱　國內一元寄卅五期，國外一元寄廿五期。郵票代洋九五折算，以三分爲限。代派　十份起碼。一律六折。寄費在內。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第一百二十四期

怎樣利用今年的暑假

應該打倒的紳士階級

南京之反動勢力

廣州一週記

誓詩　（詩）

端午節　（小說）

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的山東

寸鐵　（二則）

發行通訊處　廣東廣州財政廳前國光書店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傅金重

怎樣利用今年的暑假

享樂呢？ 還是作工呢？

求·實·

暑假又快到了。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哥哥姐姐或者妻兒們，恐怕都正在家中屈指計算我們的歸程，他們想着我們數月的苦讀，暑假中應該好好休息了。 或者我們自己——我們青年學生自己，心的深處亦隱隱地有着這種要求，微笑地期望着這行將到來的美滿而舒適的快樂之夢。

倘使這樣，我們是錯了！ 我們十分羞慚地錯了！

我們且睜眼一看，自長城邊迄南海岸，從吳淞口外上溯至峨嵋山巔，何時無兵災，何處蔑匪患！ 京津豫鄂奉魯各城，紙幣價格低落，百物奇漲，東三省及江淮兩湖一帶，旱魃為厲，赤地千里，一般人民都如在沸湯中討生活，鈍刀下受死刑——數十年來，全中國人民被各種反動勢力包圍着，迫之使向『火焰山』上奔赴，現在已經奔到了山的極頂，火焰是愈燒愈狂，人民是無路可走，赤鍊似的火蛇向每一個人的眼鼻中胸腹中亂竄，人民早已焦頭爛額，僅存的內部的心臟亦將被燬成灰燼，咳呀！ 人民是幾乎無法生存了！

可憐的萬萬數同胞呵！ 他們的眼目被烟露迷矇了，他們的神志被周身的火焰熏得昏了，他們看不清自己的出路，他們急待援手！ 我們每天在自修室裏，只要平心靜氣，便隱隱然聽見窗外傳來斷續的悲號，氣盡力微的哀呼！ 呵！ 是怎樣的悲慘，是怎樣的令人心酸淚落，興奮欲狂呵！

我們一切的青年們都是坐在同一的劇場裏，這一幕一幕的悲劇自然都映盡了每一個青年

的眼簾，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心腸去貪戀那美滿而舒適的快樂之夢，而且，實際我們大部分都還多少是劇中人，那美滿而舒適的快樂，對於我們，眞只是一場幻夢，我們便是求之亦不可得的呵！

可敬可愛的青年們！ 暑假又快到了，我們待如何呢？

許多青年們亦頗知道自己的責任。『到民間去！』 幾乎年年這樣叫，人人這樣叫，只可惜多半是空空叫過了！ 今年——眞正人民已經到了『無以聊生』的今年，我們再不能這樣敷衍下去了！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面孔都去向着我們周圍的苦人兒們，我們可以勿視父母對於我們的姑息與偏愛，我們應該拉着自己的弟兄姊妹，乃至妻兒們都走向苦人兒們中間去！

我們應該明白，在上課的時期，多分算是別人教育我們自己，可是到了假期中——特別是暑假中，便是我們自己教育那些苦人兒們的時候了！ 我們應該即時準備在暑假中怎樣去伺候在我們周圍環繞着的許多急待援手的苦人兒——民衆！

※ ※ ※ ※

怎樣辦呢？ 我們在去年寒假中曾有下列的提議（見本刊一〇四期），現在我們覺得還能夠適用於暑假，並且暑假時間很長，亦少舊習慣（如過年）之牽制，更能有充分時間進行此計劃，所以特再轉載如下——

『第一，在放假以前，應當聯合熱心的同鄉學生，籌備假期中游行講演演劇之團體。放假時應即刻回到本縣，若縣城內有中小學校尚未放假，或有其他青年或人民組織

，應卽設法在此等學校或人民組織中作公開演講、並提倡他們組織各種團體，歡迎他們加入遊行講演演劇團。　關於遊行講演演劇之費用，由願參加者盡力自備，但相互間亦可量力補助。

「第二，在放假以前，應集資購買書報，刊印傳單圖畫標語，傳單標語文字宜簡短明白，印行分數愈多愈好。　回家後應在農村各處遍發傳單，遍貼標語圖畫，以幫助口頭宣傳，而使農民羣衆接受我們的影響。

「第三，旅行講演所經過的地方，宜注意聯絡進步的小學教師，畢業學生，鄉村中小學生及農民，附以書報，與之爲親密詳細的談話，介紹之加入國民黨或其他進步青年團體，其思想最澈底明瞭，肯爲窮苦工農奮鬥到底的，可直接介紹使與CP或CY發生關係。　我們若常能與此等進步分子接近，則宜常時往來談話；若居處遙遠，亦應常與通信，以鼓勵他們向上奮鬥的決心，而逐漸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　各地國民黨及其他進步青年團體應卽刻擬定切實辦法，趁此時發展支部到各農村中去，每個革命的青年應積極負責進行此項工作，務須於「下季」開學以前使此等支部在農村中確立基礎，且使比較有力分子能負領導之責，與都市中革命組織發生固定關係。」

此外，我們還特別提出四點應注意的地方——

第四，暑假爲期既長，我們應該邀約同志在鄉村中設立暑假補習學校或平民學校，這是我們接近農村青年，直接並間接宣傳農村羣衆之最好機會；學校設備可以十分簡單，並可取露天學校形式，敎授亦不必拘於灌入式，可應用各種談話或辯論的形式，以期引起聽衆的興

趣。

第五，本年暑假中各地講演演劇談話及平民學校的材料，應注意介：紹帝國主義及其與中國內亂之關係，不平等條約之起源與內容，最近英日帝國主義與奉直軍閥相互勾結，剝削壓迫殺戮民衆之真相，『赤化』與『反赤』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廣東國民政府之政績及其反抗帝國主義之精神，最近出兵北伐之意義，五卅後一年來民衆革命運動及其組織之發展，國民會議運動與中國革命之前途，農村經濟制度之不良及其救濟之方法，舊風俗迷信之弊害，基督教及教會學校之罪惡等等。 我們應當提出下列的口號：『廢除不平等條約！』『制止反赤運動！』『擁護廣東國民政府北伐！』『召集國民會議！』『組織農民協會！』『廢除苛捐雜稅！』『改良農民生活！』『工農商學各界大聯合！』

第六，我們要使革命的宣傳深入民衆，即是，要使一般民衆都覺悟起來參加國民革命，則必須注意各本地特有的地方爭鬥工作，如湖北的反對複驗紅契，天津濟南之反對行使軍用票，京漢路一帶之反對增收軍事特捐等等，因此等爭鬥與當地民衆有切身利害之關係，故藉此機會向他們宣傳軍閥帝國主義者之罪惡，使之起而反抗，最爲有效。 爲要達到此項宣傳目的，我們遂不能不研究各人所住在之地方問題，尋出本地方人民目前痛苦之所在，爲之指出解除痛苦之道路。 所以『調查並研究地方問題，參加並指導地方爭鬥工作』亦爲我們本年暑假重要工作之一。 關於調查工作，我們過去在本刊供獻過多次意見，可作參考。

第七，在鄉村作工，我們應該認清當地的環境，不可一律機械似地幹去，致令落後的民衆見了我們害怕因而忌嫌我們。 在鄉村作工，我們亦不免要遇着阻撓我們進行的人們——

紳士、地主、甚至和我們一樣年齡的青年們，我們應付這人些亦應該要十分審慎，不可一概以敵人視之，以反革命加之；有許多人亦是很有革命性的，只是或者因為有成見，或者因為見解不到，或者因為我們自己的態度不好，所以跑出來和我們作對頭。 我們對於這些人總應該平心靜氣，好為解釋，拉着他們和我們一道幹去，要他們到工作中認識我們，我們亦在工作中來認識他們。 總之，我們不可很幼稚地一意孤行，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和我的幾個朋友是革命的，旁的都是不革命的；這種態度，只是減殺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絕對應該免除的。

暑假工作需用的參考書，擇要開列如下——

不平等條約——嚮導叢書。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 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

關稅問題與特別會議——中國青年社叢書。 青年工人問題——同上。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決議案。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大會宣言及決議案。

新青年——國民革命號。 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 非基督教運動。 嚮導週報。

中國青年。 中國學生——全國學生總會出版。 洪水半月刊——創造社會版。

光明半月刊——中國濟難會出版。

以上各書均可從本刊發行通信處購取

應該打倒紳士階級（來稿）

步鶩

社會上最不祥的東西，就是紳士階級，它是直接壓迫平民者；所以幹革命的人，應起來

打倒這個階級。 今來數一數紳士的罪惡。

（一）紳士在地方包攬訴訟；所以紳士也講得一個「太平愁」。 遇地方上沒事發生，他就沒有錢入庫；所以他常常去挑撥小民打官司，屢因小小故事，弄得「緹騎四出」，他就可在旁從中漁利

（二）紳士在地方上武斷一切，淆亂是非。 比方，有貧富二人，訴訟事端，富者必須賄賂紳士，事雖屬非法，必能逍遙法外，貧者終至屈辱莫伸。 如地方官吏，不由他的意思來操縱，必藉端上控，甚至有勢力的，包庇重犯要案，地方官莫可如何，也有助地方官「為虎作倀」，以漁厚利的。

（三）紳士包辦或承辦收稅各機關——如厘金、公賣、印花、賭捐等局。 他搜刮的手段，是藉端營私，故意間金。 此外若壇地丁稅的城紳，屢唆使地方小軍閥，先借地丁稅，各縣甚至有借至民十八九年者，紳士實負有大咎，因為他要藉以 得利潤呵！

（四）紳士大半是地主，當他到鄉收租時，一定要好好的接待他 殺是半個也少不得的。一有半個不字，他就拿了一張紙，做了一張稟，到衙內去，那如虎似狼的差役，就不分皂白，拉農民到縣坐監。

（五）紳士是小軍閥的小走狗。 比方一個地方，無論何種軍隊到來，他們一定去獻迎拍馬屁。 必唆使其籌餉，以便沾點餘潤。

（六）紳士勾結土匪，摧殘農民。 如廣東東江的農民協會，屢被土匪殘劫；又高要的農軍被民團包圍，都是地方紳士唆使。

（七）紳士包辦一切。　如地方上的學校，多被劣紳把持，辦學他本不懂，偏偏想當校長。　商會長應該商民做的，選舉結果，又是紳士派當選。　民選議員，也莫不是紳士獲選，猪仔議員，從前都是地方上的霸紳土豪。

以上的罪惡，誰都承認紳士所俱有且過之無不及的，熱心革命的人，一定要起來打倒他們

紳士階級的出身，大概是貴人公子；或讀了書，得到了前清功名——舉人秀才；或現在的得到甚麼學校學位，因而列入士林，得到紳士的地位。　其態度是「高視闊步」，有「不可一世」之概。　其狀態，如老者，則蓄起八字鬚，手拿像杖一般大的乾烟袋，步行的是八字脚，差不多咳嗽一聲，人都「退避三舍」。　少年紳士呢？　則鼻上架了金絲或玳瑁眼鏡，手拿一根士突克，行起來，必聳起兩肩，搖着身子，一步一步，睬人不起的樣子緩緩踱着。　人家叫他「先生」一聲，他不過點一點頭。　眞是形容不出的壞東西！　一鄉一縣的皇帝，好像是他做了：實在應該打倒呵！

南京之反動勢力（南京通信）

華貞

一個地方之是否革命，完全要看當地的經濟情形如何。　我們現在觀察各地，大致土匪或軍隊最多的地方，則該地的人民便比較的革命。　因爲土匪及軍隊之發生，事實上實代表該地經濟壓迫之過甚。　譬如目下的河南、山東、四川等地，便是例子中之特別顯著者。

至於江蘇的江南一帶，原來便是幾千年歌舞樓台之區，到得目下，雖北方遷來之流民日多，

但生活狀況始終比較優良。一則工商業日就發達，失業者比較說是少數。二則土地肥沃，即每農耕地較小，也還可以維持，故農業雖有日漸小農化之趨勢，而失地者却始終比較少些。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對於革命之需要當然便不很急切。

而且江南人過此種比較優良的生活，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所以所謂的『江蘇順民』（即醒獅派語）並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又況江南當帝國主義入口之衝，因之便發生了不少的買辦階級及大商階級。這種階級時時都是可與帝國主義相妥協而爲其他反動勢力之中心。至於此種階級之發達在南京雖次於上海，但却也高於各地。又況南京自明清以來便以『驢子多，娼妓多，候補道多』著稱。目下此地仍保有東南政治中心之地位，候補道一類東西不知究有多少。而此種人物多爲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且也是形成南京反動勢力之一分子。但上述的兩種人在反動勢力中，並不見他們十分露其頭角，因爲他們有他們的出面人。除基督教爲帝國主義之出面人爲人人所知者外，醒獅派者，法西斯蒂也，買辦階級及大商階級之出面人也。學閥者，官僚皂隸也，所謂紳士階級之出面人也。此中階級背景不難尋求而得。因之醒獅派，學閥及基督教之獨勝於南京，也就不是怪事了。

至於在南京之反動勢力，除帝國主義及軍閥爲人所共知者外，尚有下面幾種：

一、基督教——基督教處處都有，但在勢力上說，別處却沒有在南京這樣的大，所以南京的基督教實有重視之必要。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用以麻醉民衆之工具，自與各地的相同，第一是學校，第二是教堂，第三便是醫院。教會學校在南京各學校中佔三分之一有奇，

教堂則隨處皆是，醫院雖則不多，但生意却比一切中國醫院的好（死人也比一切醫院多！）。至於教會勢力圈，則從城西北一帶，在此地帶裏面，上萬畝的地皮已外國的財產，即昔日之隨園，亦僅特地方人士之力爭，得不入於教會之手！

他們的三大機關，即鼎足於城之西北隅，儼成犄角之勢。第一個機關便是金陵大學，附小，金陵女子大學，及鼓樓醫院屬之；第二爲城中會堂，遠近之禮拜堂皆以是爲中心；第三個大本營便是金陵神學，金陵女子神學屬之，而最妙者即尚有韓國人數百家環金陵神學而居，完全皈依大美帝國主義之蓮台座下，而使一基督教區域成了一個韓人區域！ 至於青年會則勢力較遜於以上三者，而且實際上是仰以上三者而生活，故不稱爲大本營之一。 至於環此三大本營之週，中學或初級之教會學校，總是有幾所的。 在金陵大學之左近則有匯文女學，來復女學，及皮斯脫落及小學等等；在城中會堂左近，則有會清女學，及城中會堂附設之小學等；在金陵神學附近，則明德女學等在焉。

（二）右派國民黨——右派國民黨之在南京似乎是有很大的勢力，因爲他們在中茅山上曾經打過一回勝仗！ 但考諸實際，則其人數亦不過才二百多人，而且素不開會。 即偶爾開一執行委員會，他們唯一的固定議事日程是『大罵共產黨』。 開會時你罵了我罵，我罵了他罵，要大家罵個痛快才止。 至於人數之分配，東大有十餘人，工專三十餘人，其餘如東方公學等處數十人，而人數特別多的便是他們所謂的第三區黨部，大致有一百餘人。 所謂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全體黨員曾向第三區黨部鞠躬，由此便可知第三區黨部在全南京國民黨右派中之勢力及重要了。

至於這一個黨部之區域，為由金陵大學至金陵神學一帶。我們剛才說過，這個區域分明是教會區域，而國民黨也公然發達於此，此中實有極重大之意義。第一即此種現象為國民黨左派反對基督教之反動，第二即證明基督教及國民黨右派之互相勾結及利用；換言之，即證明帝國主義同反動派之互相提攜。

不過國民黨右派之分子，不一定完全是不革命的。他們之加入其中大部分是受右派首領之蒙蔽，在所謂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右派之醜態已完全顯露，所以他們內部已發生了很大的分化。分化有二形式，一為革命分子之脫離右而入左，一為不入右亦不入左。目下第二種者為多。不過無論如何，右派的首領已經漸陷入孤立的情形中了。

（未完）

廣州一週記（續）

羅章龍

「五五」之夕

今天是馬克斯誕生一百〇八週的紀念日，工農兩會決定共同舉起紀念會於農民大會會場。因為日間我們各有繁劇的工作，所以紀念會定在晚上舉行。會場乃從前番禺縣學宮故址，現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臨時校舍。我們於開會前十分鐘到會場去，場內已先到有幾個廣東農民代表，彼此閒話起來，知道現在廣東有組織的農民已超過八十萬。他們艱難奮鬥的歷史說起來是很感動人的。因為廣東省地主與農民間的衝突是特別劇烈，兩者間常常有武裝衝突；換一句話說，便是地主與農民間經常發生不斷的戰爭。地主們勾結反動軍閥，有的本身便是軍閥（如海豐陳炯明家族），壓迫農民，在過去許多次數農民

階級爭鬥中（如在廣甯花縣，海陸豐爭鬥尤烈），犧牲不少忠實的農民領袖，燬滅無數的村莊，死傷不少的革命農民。　在幫助國民革命軍削平反動軍閥的戰爭中更不知流血多少，失敗多次，才發展到現在勝利的局面。　現在紀念會場四壁遺懸掛許多農民革命慘影和革命的戰利品。　那些慘影中有從容就義的農民革命領袖，面貌莊嚴如生；有伏屍流血的戰場，喋血遍野；有被燬後的村莊斷井頹垣。　種種現象，令人驚心怵目，不忍卒覩。　在革命戰利品中還看見一把重五斤的闊口鋼刀，據說是鍾景棠軍隊入海豐時製造大批這樣的刀是專爲屠殺農民的。　廣東的農人們，你們是以鮮紅的血，洗淨了罪惡的迹，莊嚴的死，換了自由的生呵！

燈光漸照耀得全場明亮，工農代表們都先後到齊了。　這一間小小的晚會會場裏，坐滿了五百多個全中國的工農代表，這如同中國兩百萬有組織的工人農人羣衆集會一樣。　代表們的籍貫，北自滿洲，南至廣東，包含全中國各省份、　他們各顯出不同的模樣；有北方粗魯的莽漢，有南方憔悴的農夫，有青年的文化工人，有秀麗的紗廠少女；更有方從監獄中出來的，有避官廳緝捕逋逃　，有自戰壕裏偸閒來與會的。　他們各操着不同的方言，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男的女的歡然無間地坐在一堂。　這一羣奴隸們，不期而會的來自各方，俱要趁着今晚來紀念那首倡解放他們，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導師。

開會的秩序很莊嚴壯烈的表演過去了，馬克斯的『聖靈啓示』在人們的腦海（恕我借用這一句話），於是共產主義萬歲，沈雄的國際歌和高抗的少年先鋒曲，紛紛起於四座，大家隨着歌唱的節奏，緩步退出會場，街燈漸漸幽暗，繁星在天空中閃爍，歌聲漸遠漸歇，羣衆

乃在革命的酣醉中歸去。

記得七年以前中國第一次紀念馬克斯的會是在北京大學第二院一間窄隘的私人圖書館裏舉行，那時只到有十數個浪漫情緒的革命知識份子，沒有一個工人和農人，馬克斯主義到今日總算有些實際了解的人了。

※ ※ ※ ※

訪東園 省港罷工委員會是封鎖香港的一個總參謀部，也就是帝國主義所稱爲赤化黨人的營壘，由十三個委員組織的，他的位置在廣州市有名的東園。東園原先爲廣州一家大酒店，與西園南園幷稱的；園內風景天然，樓台池沼，佈置頗有些邱壑，後來酒店不知道如何歇業了，便由國民政府指定做了罷工委員會的辦事機關。我們到東園去時，該會主要負責人領導我們參觀一週，見各處辦事機 ，大半是臨時搭蓋的草棚。重要辦事的人員都由各工會選派充當，這些人很樸質的又很活潑的，表現出滿腔的朝氣。罷工會有武裝糾察隊三千餘人，是省港工人罷工後自由應募編制的。他們主要職務是執行封鎖香港政策。有的在沿海一帶港灣駐防，盤查出入船隻及來往客貨；有的巡行海面及江河任警備偵察之務；有的駐在廣州沙面及長堤碼頭，糾察起落貨物。廣州國民政府延長封鎖香港政策，到現有在有十個多月，全仗糾察隊的宣勞，才有今日。這班護衛軍從前多半是薪金優厚的工人，自入伍以來，生活刻苦萬分，住的是上濕下漏四面通風的草棚，吃的是粗黃不能下喉的飯菜，服裝用具更屬簡陋極了。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覺得些微不滿，他們鎮天的肩着槍彈與英國軍警武裝奮鬥，與破壞罷工的流氓走狗武裝奮鬥，半年來也數不清死的多少，傷的多少，被敵

人暗中謀害的多少，據該隊負責全人說，隊人員差不多每星期出外勤務都有傷亡呢！　我們參觀營舍之後，更由隊長在會所門前廣場上率隊指揮操演，步伐進退，號令均很嚴肅。

罷工會內設有審訊處，專司審訊罷工的人犯，這一夥人犯有販賣英貨的，有偸運食物給英國人的，有私往香港做工的，更有些是被僱於英人，設立機關，有系統的包運客貨到香港去的，不幸事機敗露，被糾察隊破獲，便將他們拘捕起來，送往罷工會究辦。　我們經該會特別允許後，隨往察看他們的監獄，計共有監獄五六所，也同其餘的辦事機關一樣爲臨時搭蓋的草棚。　每室寬約丈餘，長五六丈不等，裏面住的犯人，却是十分擁擠。　也有老頭，也有幼童和婦女，可是都沒隔離，也沒有甚麼標誌，情節重大的，手脚加上鐐銬。　後來我們又到審判室，只見一間縱橫四丈的廳屋，審判員兩人共據一條長桌坐着，桌前五尺寬的空地爲犯人站立的地方，再前有木柵一排，木柵外面站着自由觀審的人們，審判員席後有板櫈一列，并排坐着十數個由各工會派來觀審的會審委員。　這天被訊的是一樁包運人犯落港的案件，一個正犯和一個嫌疑犯。　細瞧那正犯年紀四十多歲，科頭跣足，上身赤着沒有穿衣服，頭上盤一條重五六斤的鎖鍊，審判員的一個向他發問道：

「你爲甚麼要包人落港，破壞罷工呢？」

他沈默不發一言，也不露一點聲色。　又問道：

「你的機關設在那裏？　同伴還有些甚麼人？　現在可以明白說出來了！」

「沒有！」　他只有聲無氣的哼一句。

審判員於是檢出一大堆證物來了，將證物一件一件指給他看，問他可還有甚麼辨護——

這些證物裏面，有一封信是他冒充某軍團長名義寫給人的，內容包含犯罪的重要成份；有一塊孫文主義學會的徽章，還有一大捲當票和收條。 此時他顏色有點異動，但仍是噤不作聲，一味的幽默。 審判員商酌了一會便又把他收監了。 次問到那一個嫌疑犯，那人年紀很輕，紫棠臉皮，面部很有表情，滿口粵語，滔滔不絕的抗辨，我們不懂得究竟說些甚麼，那兩個審判員聽了，覺得他與本案確實沒有關係，便將主張開釋的意思，向後面坐的會審委員們說明，經過他們的同意，即刻便將那少年釋放了。

我們出了審判室在全東園轉了一回，見還有法制局，審計局，軍需局，巡艦局，護照局種種機關，各分據園的一隅，這一座歌舞樓臺，以前為一般寄生階級——軍閥，官僚，豪商，巨賈——流連荒淫的地方，現在則繁華已逝，歌沈舞絕，變為工農奴隸們反帝國主義的營壘，這大概就是廣州商人們所奔走相告「共產」謠言的根據了。

* * * *

黃浦 一天清早我們從寓中步行到嶺南碼頭，乘坐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預備的小艇，緩緩駛向黃埔參觀去。 艇中的陳設頗為華麗，很像大明湖的龍船或秦淮河的花舫。 珠江江面船舶往來的鬧熱情景，比上海黃浦灘不相上下。 大小木船如游魚一般磨船擊楫的蕩來蕩去，江心更碇泊有許多噸位極大的艨艟巨艦，這表示廣州國民革命後商業新興盛的景象。還有一樣，帝國主義的威儀到此是完全掃地了，我們不僅沒有見到一艘外來的軍艦，如像長江，白河一樣；連號稱海王英國的商船全部都逃無蹤影了。 便是那日本和美國的來往商輪，在這裏俱是循規蹈矩在工人糾察隊檢驗之下航行，絲毫不敢露一點放肆的神氣。 我們

大家坐在清涼的大理石上，呼吸江上獨立自由的空氣，手擘乍離枝頭的新鮮荔枝，遙矚兩岸的市景和鄉景，信口與本地同志談些粵中革命的掌故，眞是一生難得的勝事！ 絕妙的海珠公園，儀態十分窈窕，許多工人正在和她裝飾，還沒有完畢，程璧光的銅像，英姿颯爽在高墩上雄視着。 我們過了海珠，過了白鵝潭，過了花地，最後便到景物清幽黃埔了，遠遠瞭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門的橫額，登岸後該校派來幾個招待員中，其中有幾個是我在北方時的老朋友。 他們引導在全校和各砲台巡看了一次，長洲各要塞的位置都很相宜，各個砲台的分佈正像舟山海面出沒不定的島嶼一般。 不過說到建築的偉大和堅固，那就遠不如我們所見的青島德國砲台了。

我們在砲聲中促膝閒談，對於黃埔學校的精神十分驚歎！ 在統一廣東的歷次戰爭中，黃埔學生的熱血，洒遍了廣東全境。 黃埔第一期學生五百人中前後戰役中已死去了三分之二。 校內學生分軍事與政治二種訓練。 軍事部注意養成軍事人才，畢業後充當軍官的。政治部所授多政治科目，畢業後在軍中做政治工作。 軍事的政治工作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上有很驚人的效能。 過去東江戰爭及楊劉戰爭，黨軍紀律嚴肅，有進無退的敢死精神，都是政治訓練和黨代表執行紀律最顯著的成績。 現在黃埔學生俱經過六個月的入伍生生活，校中學生生活仍然勤苦得很，不過到處卻能表現自由活潑的精神，學生與教官在形式上覺沒有多大的分別，因為他們同是革命的同志，為主義而結合，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形式的桎梏了。

我們在該校校長和學生的歡迎會席上演說裏面，知道他們對於民族革命有極徹底的認識，他們極熱烈的擁護革命利益，誓不顧一切為民衆而犧牲。 對於國民黨扶植工農政策的意

義尤爲了然。後來又談到北伐問題，會場的空氣緊張到了極點，縱使我倉卒間覓不到適當形容的字句，古代史上斯巴達征人『祈戰死』的精神或可彷彿一二罷了。此時我不禁回想到在北方所見那些封建軍閥治下的兵士們，他們過的是雇傭的盜匪式的生活，腐敗的遺傳和習慣汨沒了他們的性靈，封建的制度桎梏了他們的軀殼，他們自己是從來不知死所的，比起來，多麼慘酷！又如那些文明國（德國，法國，美國）被徵發的兵士們，他們在資產階級欺騙之下，天天喊着『保護祖國』『擁護德謨克拉西』度那虛僞的生活，又是何等愚蠢啊！

太陽漸向江心沉落，我們的遊興也消盡了，在暮烟四合中，『紫洞庭』載着歸人，遙向那光明不夜的廣州市，如飛的駛去！

一九二六，五卅紀念追記於杭州

誓詩

一聲

——閃電週刊發刊詞——

莫去賞花看月，
去看那窮人世界斑斑血！
莫去聞琴聽樂，
去聽那囚徒監內影聲咽！
莫去傷春悲秋，
去弔那惡魔刀下纍纍骨！

* * * *

滿眼是血肉的鬥爭，

詩人安能獨閒逸？
　滿眼是悲慘的人生，
詩人安能獨怡悅？
　人類不曾解放，
享樂只是僭越！
　世界不曾打平，
美善也遭殘缺！

※　※　※

　把歌喉喊出人生的苦痛，
謳歌革命是詩人的超越！
　把頸血換取人類的自由，
獻身革命是詩人的壯烈！
——今後的詩歌是革命的誓師詞！
——今後的詩歌是革命的進軍曲！

※　※　※　※

　去，去，去取革命的戰號，
把我的詩歌吹奏！
　去，去，去取革命的戰鼓，

爲我們的詩歌拍節！
　聽聽我出口詩聲，
像巨彈着地爆裂！！

端午節

振　鵬

這是一位在上海引翔港工人區作工的同志爲我們寫的；他在困頓的百忙中，還不忘記傳遞苦同胞們的消息給我們，我們不但簡單地表示謝意，還應該深深地記着，在人們相聚快樂的一節當中，原來還有這樣慘淡凄涼了一幕。

編者誌

（一）

「明天不准停工。」

這是端午節的前一天。　在下午將要放工的時候，C工廠一間機聲隆隆的屋子外面，莊嚴的寫字間的對面墻上——叫工人抬頭發抖的佈告處，張貼了這樣一張新的佈告。

拿着血汗去兌換工錢的工人，經過了長時間勞作之後，面色都呈現着像灰如死的慘容，凝滯無光的雙目更是眨澀不堪。　在他們疲乏不支的軀體上，一個個都被棉花灰裹着，遠看去就好像都穿了白花飛絮的花衣。　悲鳴的汽笛第三次拉放之後，這些流血汗的動物（在他們的生活狀況上着想，根本就不能說是「人」！），都陸續從花絮飛舞，濁氣蒸發的車間（工人工作的地方）裏面沒精打采，很狼狽的走出。　出了車間以外，在他們眼簾前首先呈現的，就是廠主方纔新貼的赫赫佈告。　在『不准停工』的字樣之前　放工的伴侶們都不知

不覺的呆立着。一些教育權在先天就被褫奪了的工人，張望了一回，不覺就一致發出了『又是什麼？』的疑問。少數略爲認得幾個字的看了之後，卽垂頭喪氣的發出微微的嘆息，從幽怨不平的嘆息聲中，可以聽出『明天——不准停——工！』的斷句。一切看親友，打牌，玩耍，休息的幻想和計畫，都在這『明天——不准停——工！』的斷續聲中化爲輕烟」—飄渺了而不可觸摸了！

這些血汗被榨取了的工人，現在都心坎裏起了異樣的感觸。他們失望而又沉默地經過管門的挨次嚴厲的搜索之後，各自囘到自己的暗淡而又簡陋，不經風雨的貧民窟裏去了。

（二）

『隆隆…』，『隆…隆…隆…』常動不息的機器，仍舊不斷的旋轉着。

『嗚——…』，早晨第一次的汽笛響了，提了飯籃，拿了衣包，一個個的工人依然照例陸續的走進那數千勞動者的總壓榨機關內去拚灑血汗。

花絮依舊的飛舞着，濁氣依舊的蒸發着，機器依舊的轉動着，…。這正是『不准停工』的『明天』——舊歷端午節。

又是汽笛一聲，上午十二時放工的信號悲鳴了！

車間裏的機器，不停的轉動；花絮不停的飛舞；工人們各自在車輪轉動花絮飛舞中，拿了飯籃，在機器旁的汽管中吸取那黃色的帶有強性銹質的蒸汽水，將飯泡熱，用他們的午餐。花絮不時的落入碗內，隨之就進了他們的口腔；紗頭不時的斷脫，飯碗便時常離開手而

去從事工作。——這是每日的經常的情形；不過在今天，各車間裏都似乎呈出一種異樣的寂怨，悲憤，沉悶，悽慘，……的情景來。

沉默着……，只有機器轉動聲………。

一張字數較多的佈告，又出現在黑色的魔鬼似的牌子上了：

「王阿三　張小毛　李定國　胡小妹　余國祥　朱長富　衛炳生　劉阿桂　張翠芝等九人，不服命令，擅自停工，着即開除，以警將來，此佈。」

第三次汽笛嗚咽了，工人們機械似地又走出車間，擁擠到黑牌子旁邊張望。只有「唉！…唉…！」，「王阿三，張小毛……開除了！」，「開除了九個。」的低微的感嘆聲息，在死的沉默的緊張中顫動着……。

一切依然繼續着——飛絮的白花，出門時嚴厲的搜索，疲乏軀體的掙扎。……

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的山東（青島通信）

仲　冰

山東在日本帝國主義心目中早視爲第二滿蒙，青島在形式上雖經中國收回，事實上山東政治經濟勢力，無不直接間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支配之下，尤其是日本經濟勢力竟完全支配了全山東。　七家紗廠的棉產，南達兗州，北出天津，整個的山東，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商場，山東的農村經濟在這種狀況之下已完全破壞。　其餘二家中國紗廠，在濟南魯豐紗廠，青島華新紗廠，因資本薄弱，機器不良，競爭條件既完全落後，自然要歸於失敗，現在

雖仍拚命的掙扎，只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山東土產品的輸出亦完全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獨佔。 企業如魯大公司，雖云中日合辦，事實上權力已爲日本操縱。 膠濟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眼中看來，不啻爲第二南滿路，事實上亦與吸食東三省人民膏血的南滿路無什麼差別，輸送商品，採運原料，早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御用品。 在政治上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指使其工具——奉系軍閥——壓迫民衆，摧殘工人，中國人凡有危害於日本所謂「特殊利益」的行動，請求中國官廳取締，無不唯命是聽。 日本帝國主義者旣在山東佔這樣優越勢力，我們看看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維持其特殊利益，與陰謀更進一步之侵略行爲。

青島是山東工業的中心，尤其是日本在山東勢力的大本營，在去年「五卅」運動中，青島兩次大罷工，根本動搖了日本在山東優越勢力，日本帝國主義者當時是何等的驚慌，雖經利用其工具——張宗昌——鎮壓下去，但這次運動却實際大大促進了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工人階級經過這次的運動，更認清了他的敵人，更增加了革命的决心。 况且這次運動的結果，資產階級方面幷未絲毫讓步，工人生活仍是未得到改善，痛苦還是有加無減，在客觀上工人仍是革命的。 因此，工人階級爲爭自己的利益反抗帝國主義與資本家奮鬥，在任何時期內一觸卽能爆發，唯其如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日不在恐怖的狀態中，無時不在想法來壓制工人。 當反奉戰爭爆發，全國革命潮流又形高漲，日本帝國主義者恐影響到工人運動之爆發，便勾結青島當局，在工業區域內添派便衣偵探，雇傭大批走狗流氓，於夜間暗地裏巡視工人住址，監視工人行動，嚴防所謂「赤化黨」「過激派」的煽動，因此，青島竟形成一極反動的局面。 自「五卅」後一直到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奉系軍閥張宗昌在山東

咄咄向民衆進攻，禁止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如封閉魯豐紗廠工會、逮捕工人領袖，濟南之大興黨獄，青島四方小學之封閉（四方小學設立在四方工業區域內，完全是工人子弟在裏面讀書，故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嫉；當封閉時，警察言，這不該我們的事，是日本領事不願意）。　膠濟路總工會辦事處被搜，於二月二日在四方逮捕工人，封閉育英小學，捕獲育英小學校長，直到現在，還仍是嚴格檢查信件，便衣偵探，梭巡街市，所謂形跡可疑之人，即遭盤問與監視，這種反動情形到最近仍是繼續着未嘗稍懈。　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恐慌與防範，可謂費煞苦心矣。

我們再看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陰謀：當河南國民二軍進兵山東，國民一軍攻陷天津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簡直恐慌到萬分了，公然乘汽車在青島街上散布傳單，造謠國民軍爲赤化，公然由日本人出頭召集青島商人開會反對國民軍入山東；夜間由海道運來軍火不經過大港，由小船秘密輸送上岸，供給李景林，張宗昌攻打國民軍，維持反動的奉系軍閥。　同時山東在戰爭中，膠濟路忙於運兵及軍需品等，貨車停止，因此，棉紗停滯不能暢銷，原料不能源源接濟，影響到日本商業，而山東日本居留民團便乘機召集全山東大會，陰謀將膠濟路收歸魯大公司辦理（若魯大公司管理，事實即是日人管理），通電，派代表回國向外務省請願，要求政府向中國政府交涉。　這種陰謀是何等的狡猾陰險！　勾結奉系軍閥壓制工人，供給大批軍火與李景林，張宗昌，使其攻打國民軍。　一手造成的中國內亂，又利用內亂陰謀更進一步的侵略，我們看着日本帝國主者這種陰謀應作何感想！

寸鐵

張作霖是應該「盜賣國土」的

六月十六日上海時報奉天電：「奉天實業廳令各縣，禁轉租礦產於外人，或抵押借款，違者以盜賣國土治罪」。可是第一名「盜賣國土」的張作霖現在却是東三省的最高當局，眞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呵！有人解說：「東三省是張家的私產，張作霖是日本駐華的「特別大使」，他的行爲不可以「盜賣國土」論罪」，我說：是的，是的，「盜賣國土」是張作霖應享的權利應盡的義務！（純）

「仁字第四七三號訓令」

孫傳芳近來藉一個施某的「呈稱」，發出了一道訓令，說「近來男女自由離婚，風[illegible][illegible]壞，其故由於荒蔑古，聖學不能昌明，從前婚姻，悉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竟視等弁髦，學校之害，一至於此……男女學生在校，自由結婚爲害尤大，合行令仰該廳長即便遵照，嚴切禁止，藉挽頹風，用維禮教……」。照這個訓令的趨向看來，大有停辦學校，恢復「書院」，專一讀「經」以「昌明」「聖學」的樣子！彷彿在許多人的腦筋裏，江蘇是文化很進步的區域，看了這個訓令，不知大家作何感想！（純）

本刊啟事

本刊彙刊第一、二、三、四各集均已出版，第五集即日付印。

本刊爲便於定閱諸君自己裝訂成集者起見，已將第五集之目錄，印成單張，可以隨書裝入；凡直接向本社定閱者，均於第一二六期本刊付郵時，附上一份；在各代派處定閱或購閱者，均可向各該代派處索取。